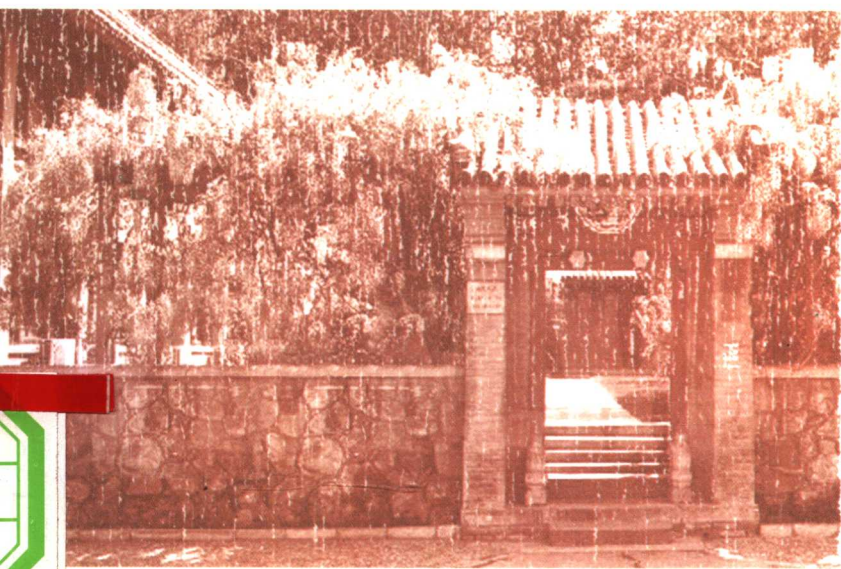


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

SHUXIANG WUYUAN

温儒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

温儒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 / 温儒敏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5
(燕园记忆)

ISBN 978-7-301-13610-2

I. 书… II. 温… III. 北京大学-校友-回忆录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8311 号

书 名: 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

著作责任者: 温儒敏 著

责任编辑: 丁 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610-2/G · 23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18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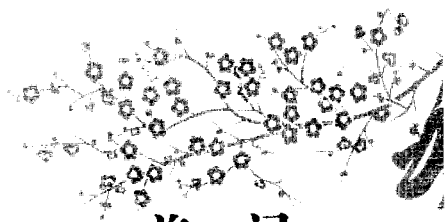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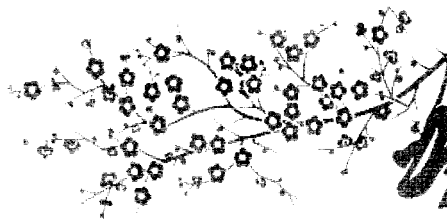
不久前，北大出版社编审高秀芹博士跟我说，北大校庆 110 周年快到，能否写点纪念性的文字出版。我有些犹疑，因为写这类文字需要安静的心态，而我一直俗务缠身，难得有闲。接着就过春节了。我在享用几天清静的时候，翻阅了近年来我散落在报刊和文集上的一些文字，发现不少都涉及我在北大中文系学习与工作的经历，也可看到近二三十年中文系的变迁，多少都和“纪念性”搭得上界。于是一时兴起，从中选择了二十多篇，临时又写了几篇，凑成这本小书。

主要是这几方面的文章。开头几篇是对中文系历史的回顾，以及七八十年代作者求学生活的描述，其中包括对中文系许多名家的怀念。第二部分是一些讲演、访谈、随笔，涉及中文系的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以及中小学课程改革等问题，跟作者近十年来主持北大中文系的工作相关，可从某些侧面看到中文系的学术面相。第三部分是笔者几种编著的序言，记载了这些年我学术探求的某些思索。本书以随笔杂论为主，不选学术论著，惟独《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是一篇长文，收在这里，表示对导师王先生特别的尊重。

近三十年来，燕园的五院一直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许多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的中国文化分量，我们对五院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感情。而过一段时间，中文系就要从五院搬家，迁到新的人文楼去了。这本小册子取名《书香五院》，也是一种纪念吧。

我是1978年到北大中文系上研究生的，1981年留校任教，一晃，30年都过去了。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是和北大中文系联结一起的，其中有那么多的希望、追求、艰辛与欢乐，都融会在五院、融会在燕园中了。但愿这些零碎的篇什能多少呈现我们这一代人问学北大的脚印，同时带去对北大的一份感激，一份祝福。

2008年2月10日



目 录

前 记·····	1
----------	---



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	3
五院人物·····	13
写出的与写不出的·····	24
美丽的东西到处可以捡起来	
——送别敬爱的林庚先生·····	29
用心血做学问 用生命写文章·····	33
刘复与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	38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45
北大“三窟”·····	56
我与北大出版社·····	65
燕园生活开始的祝福	
——在北大 2002 年新生迎新会上的讲话·····	75
这一刻会永远珍藏在你们的记忆中	
——在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	80
保留一块自己的精神园地	
——致 2007 届毕业生一封信·····	85
与友人夜论北大·····	89



在北大中文系建系 95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01
大学的文学教育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人文教育	
——答纽约大学学生访谈·····	110
北大中文系的“系格”·····	123
“守正创新”与“文脉”的延续·····	126
中文系应当讲求“文气”·····	129
文科博士生培养质量如何把关？	
——答《科学时报》记者问·····	134
《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前言·····	144
《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序言·····	147



北大也应该为中小学语文教育做点事

——就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答记者问 153

关于语文学科的定位及其他

——答《语文建设》杂志记者问 157

课改和高考的“相生”与“相克”

——2007年10月在一次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166

关于课改、高考与文学教育 174

“国学”盲热令人忧

——与武汉《楚天都市报》记者周洁的对话 179

《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自序 186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195

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 220

《文学课堂》自序 231

《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再版自序 238

《文学史的视野》小引 242



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

五院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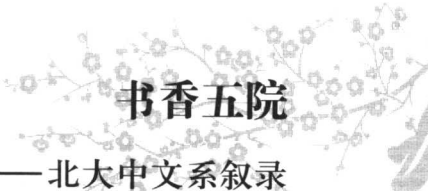
写出的与写不出的

美丽的东西到处可以捡起来

——送别敬爱的林庚先生

用心血做学问 用生命写文章

刘复与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



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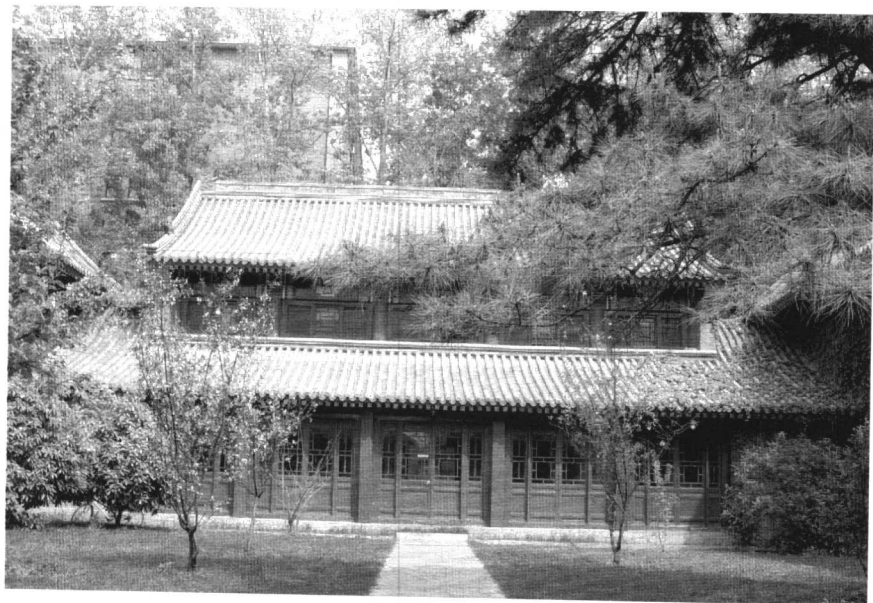
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在北大问路找“五院”，人家不一定清楚，得问“静园六院”在哪？因为五院只是6个院落的其中一个，按顺序分别命名为一院、二院、三院，等等。这样简单的名字并不好听，不像朗润、蔚秀、镜春、畅春等那样能引起各种美丽的联想，所以也难叫得起来。不过本系老师同学也都喜欢叫几院几院的。例如要去中文系，一般习惯说“去五院”。静园六院在燕园中部，东侧紧靠图书馆，往西是勺园，南边矗立着第二体育馆，三面包围的中间是北大幸存的大草坪。十多年前这里还不是草坪，是果园，每到秋天我还进园去买新摘的苹果。那时最大的草坪在图书馆东边，图书馆要扩建，把草坪占用了，学生抗议，校方只好派人把静园的果树砍掉，改造为草坪。六院就坐落在静园草坪的东西两侧，每边三个院落，一个挨一个。六院中的一至四院建于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几年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从台湾回大陆访问，特地到一院寻踪，他母亲七十多年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曾寄宿于一院。燕京是教会学校，学生比较贵族化，每间宿舍只住一人，还有保姆侍候。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这样东西各三座，显得对称完整。如今六个院落都是人文学科院系的所在地，自然和这种传统的风格也比较协调。草坪西侧是历史系、信息管理系（图书馆系）和社科部，东侧是俄语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六个院落的风格统一，院墙花岗岩垒砌，大门进去，左、

右、前各一厢房，成品字型，其间以环廊相通。都是二层，砖木结构，脊筒瓦顶，两卷重檐，青灰砖墙，朱漆门窗。近年北大新建了许多楼，大都是现代新式建筑，尽管也力图往传统风格靠，毕竟难得真味，在众多簇新楼宇中，六院更显出它独特的韵致。

中文系五院居东侧三座院落之中，坐东朝西。进单檐垂花朱漆院门，拾级而上，是个大院子。右边一古松，蟠曲如盖，常年青绿。左边桃树几株，幽篁数丛。门内侧两花架，垂满紫藤，最引人瞩目。到春天，院门被一串串紫藤装点得花团锦簇。盛夏来了，枝繁叶茂的紫藤又把院门遮盖得严严实实，从外往里看，真是庭院深深。还有那院墙和南厢背阴屋墙上满布的“爬山虎”，也是五院的标志物之一。灿烂的时节在深秋，红、黄、绿三色藤叶斑驳交错，满墙挥洒，如同现代派泼墨。盛夏则整扇整扇的绿，是透心凉的肥绿。顶着太阳从外面踏进院门，绿阴满眼，顿生清爽，即便有烦恼也都抛却门外了。

踏过院子的石板小径，便到了正厢门，朝上看是两卷红蓝彩绘重檐，下为连排的朱漆花格门窗，庄重大方。进屋去，上为木雕天花横梁，下为紫红磨石地板，往左或往右都有环廊，再拐弯，是一个个分隔的小房间。二楼结构和地下大致相同。整个楼宇全由砖木构设，没有炫耀的装饰，却有内敛温和之氛围，让人亲切放松，毫无压迫感。

五院南侧还有一小门，出去，又一个园子，是后院，和哲学系所在的六院相通。后院毫无章法地长满了侧柏、加杨、香椿、水杉、石榴等各种植物。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曾很留心做过调查，这里的植物种类居然达到三四十种，简直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小植物园了。因相对封闭，平日少人问津，园子有些荒芜，却更显幽静。有时看书写字累了，到后院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容易想起鲁迅笔下那个神奇而又温馨的“百草园”。五院北侧原来也是一个对称的园子，



北大中文系五院内景



北大中文系内的爬山虎

近年变成了停车场。可惜，可惜。

“文革”前北大中文系办公机构不在五院，在文史楼，“文革”中师生“三同”，一度搬到学生宿舍 32 楼。1978 年 10 月我考取中文系的研究生，到学校看榜，还是到 32 楼。我正在门口张贴的复试告示上“欣赏”自己的名字，卢荻老师（当时她还在北大中文系，曾担任过毛主席的古诗“伴读”）从楼梯下来，向我连连“恭喜”。不过等我几天后正式报到，中文系已经搬到五院。算算，一晃，30 年都过去了。

五院虽小，却用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平时比较安静，外来联系公务或参观的不算多，来者多为本系师生。遇到学术会议、开学报到，或者研究生报考、复试、答辩，等等，就人流不断，甚是热闹。来中文系讲学的国内外学者名人多，讲座完了，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中西合璧，华洋杂处，也是一种别致的风景。

五院两层不到 30 个房间，少部分是教务行政办公室、收发室，大部分是教研室，还有几间大一些的是会议室和报告厅。收发室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老师和学生来得最多的是此处，等于是中文系的中枢。20 多年前，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中等身材偏胖的老者，端坐其中，接待师生，他就是冯世澄先生。冯先生负责收发，兼做教务，说话细声慢气，谦和有礼，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冯先生记性极好，50 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曾把冯先生作为原型。那时老师收信拿报纸都要到冯先生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就看到王瑶先生骑着单车，叼着烟斗，绕过未名湖来到五院收发室，拿到信件转身就走。谢冕教授大致也是这个时辰来，也是骑单车，却西装革履，颇为正规，见到人就热情洋溢地大声招呼。

而芩麒祥、陈贻焮、褚斌杰等许多教授多是步行来的，时间不定准，除了拿信，顺便打听消息，聊天散心。我不止一回看到陈贻焮、黄修己、汪景寿等先生斜靠在收发室椅子上，天马行空地侃大山。那时收发室就是老师们的联络站。这些年为了方便，在五院为每位老师设了一个信箱，还开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沙发电视，香茶招待，可是来系里拿信兼聊天的反而少了。休息室经常都空着，只有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在里边打盹。五院一层东头竖立一排老师信箱，分隔成近二百个浅蓝色铝制小柜，每人一个，许多响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现，甚为壮观。这里倒是来人不断，偶尔见到有外来的文学青年、民间学者，甚至是上访者，往信箱里塞些材料，希望能求见名人，或者就某个问题要“打擂台”。他们大都心怀热望，个性执拗，渴求能引起关注，时来运转。

五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研室。中文系有9个教研室（还有几个研究所和学术基地），每个教研室在五院都有一个专用房间。其格局多年不变，无非桌子板凳，三五书架，既没有“二十四史”，也不见字画墨宝，很是简陋。20年前，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比如讨论某个领导的指示，或者报纸社论，起码一个月有一两回，老师都来这里碰碰头，发发议论牢骚什么的。有时也开全系老师大会，百十号人坐不下，就在走廊里凑合。记得有一回，某领导到五院传达上级什么文件精神，点名批判某北大教授的“自由化倾向”，刚说到一半，坐在楼梯旁一位白发老师蹭的就站起来，激动而大声地发表自己不同的“政见”。那时我刚留校，对此举未免有些吃惊，但众多老师似乎见怪不怪了，觉得这很平常。这些年没有政治学习一类活动了，全系大会一学期也难得一两回，老师们爱来不来，不知何故大家是越来越忙，来五院少了，彼此见面都要电话预约了。

五院学术活动还是多，用时髦说法，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讲座，或小班教学，在五院举行。门口有一

告示牌，总贴满各种讲座的通告，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选择有兴趣的听讲。即使是学界“大腕”要出场，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说明何时何地之类，不会怎样的包装和张扬。也许名人讲座太多，在五院要“制造”所谓“轰动效应”是比较难的。但这不妨碍学术影响。1995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设坛收徒”。一张油光锃亮的厚木方桌，围坐十多位学生，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热潮，便从这里汹涌传播开去了。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张旭东、黄心村等，名气不小了，当时都还是学生，在这间房子里拜詹姆逊这个“洋教头”为师。类似的名流讲座在五院不知有过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个记载。

也有些老师不喜欢在教室上课，就把教研室当作教室。袁行霈教授给研究生开的“陶渊明研究”很叫座，得限定人数，好开展讨论，在五院会议室正合适。谢冕教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隔一段就邀请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讨论热点问题，学生自然也是热心参与者，那是沙龙式的文坛“雅集”。“孑民学术论坛”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名家讲坛”，汇集了学界各路顶尖的角色，常可见到各种学术观点在五院的交锋。有些学生社团，包括以创作为主的“五四文学社”或偏爱古风的“北社”，也不时在五院某个角落精心谋划。特别是研究生的Seminar、开题、资格考试等，如果人数不多，大都在教研室进行。大家对五院都有某种自然的归属感。有些老师住得远，课前课后还是要到五院歇歇脚。王理嘉、陈平原、周先慎等许多老师，好些天才来一次系里，拿到一大摞邮件就到教研室，可以先分拣处理。年轻教师住家一般比较窄小，有时也躲到教研室来，写字、看书或和学生谈话。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有个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路货，并没有

孤本珍本之类，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来访学进修的老师很多，而北大居住条件艰苦，有的还被安排到近处的小旅馆里，嘈杂不便，纷纷都到资料室来看书。资料室青灯棕案，有些暗，可是不像图书馆人多，非常安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里的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早几年就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稍加修整，改成学术报告厅。系里有专用的报告厅方便多了，虽然布置没有什么新奇，只有简朴的讲台，八十多个座位。来访中文系的名家大腕总是络绎不绝，每学期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做报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不过这些年研究生、博士生多了，“考研族”、“旁听族”蹭课的也不少，报告厅常常坐不下。在外边找教室也不难，提前到教务部预约即可，大概由于五院的风味比较“学术”，老师们还是乐于在这里开讲。也有稍微麻烦的。记得有一回我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讲座，7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妙语连珠，大获成功。和报告厅相对的楼下，还有一间小会议室，主要供开会或者论文答辩用。许多从这里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可能终生忘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答辩通过后便在这里和老师拍照，从此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顺着北边楼梯上去二楼，靠西一间稍大的，是会客室，也曾做过“总支会议室”。70年代末我们上研究生时，每隔十天半个月一次的小班讲习，就在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围绕某个专题讲读书心得，接着大家“会诊”，最后由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导师总结批评，比较有见地的就指点思路，整理成文。记得钱理群讲“周作人思想研究”，吴福辉讲“海派作家”，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凌宇讲“沈从文小说”，等等，我也讲过老舍与郁达夫研究，每人风格各异，但初次“试水”，都非常投入。老钱一讲就是情思洋溢，以至满头冒汗；凌宇则旷放不羁，声响如